



91578

卷之五

五

五

叙



余於戊寅冬得痿疾閱三載而未就痊起坐雖可稍不倩心而步履維艱矣鎮曰獸坐甚覺岑寂時五姪

風月銘

八

可邨甥及亭皆課姪于余家每為小譚余告之曰如余將何以自處也邨曰先生胡不評論蒼鳥以自娛乎居亭亦曰甚善余則

盲思左手儼矣右手雖尚  
可磨墨扣筆然意敵心煩  
何能有事筆硯兮回念蒼  
鳥文章盲古曩二尺帙後  
之所胙者即珍句奇字亦

風月鑑

叙

二

不過拾古多牙慧且余之  
才夫何敢與騷多文士馳  
騁而較邪若風月佳話余  
則有聞之古心者肯見之  
今多者余固非種於情者

安故曰沒情者過情者纏  
綿于情不可解者又有用  
情而迷於情傷於情者余  
置之以供余之間情或曰  
余不知情者余不問也余

風月盤

叙

三

此是編有謂為言之有因  
者非也言謂為言以無因  
者亦非也有謂為左有因  
釋曰之間者更非也余不  
過弋昔信筆畧去耳又何

曰之足言也此編成余指  
可邨屈亭觀之可媿曰時  
至炎夏矣可為消暑以一  
策居亭曰閱坐無聊矣可  
為消遣也戈方余即誌之

風月鑑

一

四

召為序

嘉慶庚辰夏仲慶庠氏官  
書於茹艾小堂



風月鑑目錄

第一回

投胎

解笑

第二回

幻夢

刁宴

第三回

風月鑑

目錄

戲墨

誤宴

第四回

辭艷

尋芳

第五回

巧遇

重謗

第六回

假傭

真騙

第七回

化歸

珠還

第八回

遞書

泣賣

第九回

訴情

探病

風月鑑

目錄

第十回

謎罵

春愁

第十一回

閨謹

齋別

第十二回

寫春

來鳳

第十三回

香消

月圓

第十四回

課藝

題圖

第十五回

迎秋

浴病

第十六回

夢覺

情輝

鳳鳴鑑  
月錄



繡像

常興  
和尚

欲知來生但看今生第一

著實

何須不問尔，我，有情

有情



繡像

鄭氏編錄

二

何向哭中翻作笑  
問君笑處自何來





繡像

媽娘呵姐 爐姐開閤 竊竊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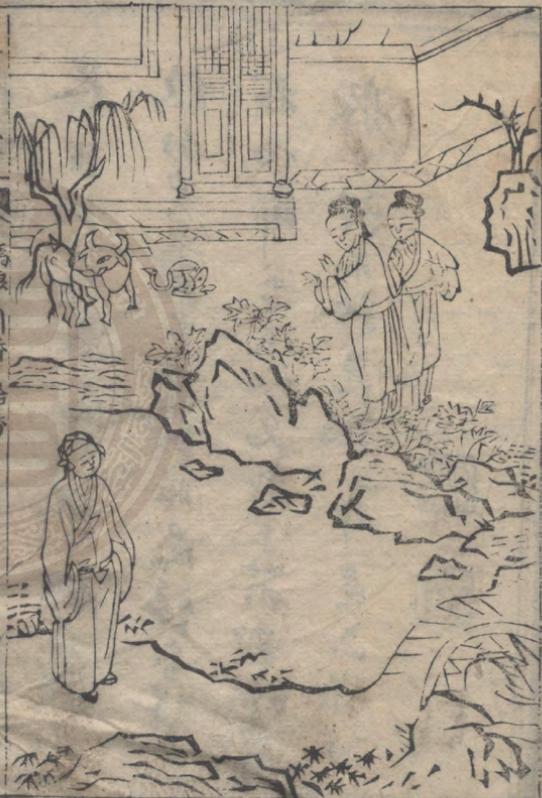
溫暉鄉媛笑場皆大款吉原是  
 把家債新償人生何故忙子  
 月不曾更一親嘗冷口眉新愁  
 鎖不呆也抱呆粧



鋪像

媽娘引香拾香

四



驚於兄其黃一粟躲、嚇曰我不  
 敢向黃黃去也豈非是怕去矣  
 我怕那去下人兄我不果我也  
 躲、我不知見他、却是怎樣可





繡像

宜人 阿察

五

紅顏原薄命何必  
作清商  
徒洒傷心淚教人  
幾斷腸





繡樓

富春 煇燁 雁奴

六

此是東君初雪

石上將春去

鄰家





繡像

富春公鳳

北

月白風清夜  
尋親者

幾時可憐

古易老結子  
不終期



繡像

媽娘和尚



早  
是  
夢  
人  
中  
糊  
塗  
誰  
為  
一  
警



風月鑑第一回

投胎

解笑

古來聖賢學問生而知之者固不待言其  
次亦莫非由閱歷而成然古來聖賢之閱  
歷無非多嘗艱苦履霜堅冰而後始成一  
代偉人未聞有從溫柔鄉歡樂場磨鍊出  
一番胸襟來的豈知不然我間同友人談  
論得聞一件奇事今於茶前酒後磨墨拈  
筆記出來以為閒談至於其事能傳不能  
傳我亦不問了昔南京雨花臺西有一家  
姓常名興其妻鄭氏這家本是歷代簪纓  
相傳是明季常遇春之後現在家中良田



萬頃還有幾處當典這常興之父是山東  
道臺常興却是守祖上餘業也無心仕路  
日日在家好善凡鄉中貧苦無不周濟只  
是上天不佑善人至六旬無子一日至一  
友家聞說杭州天竺寺菩薩極靈常興就  
動了念頭想去求子就擇了日子僱了船

風月鑑

卷一

二

上杭州去了到了杭州尋了店住下候到  
朔日脩了香紙往天竺去燒香由城至寺  
有三十里遠一路香客絡絡不斷常興到  
了寺將香紙燒了恭恭敬敬拜了幾拜起  
來瞻仰菩薩纔知這菩薩是沉香雕成的  
又往別處看玩景致忽聽一夥人說那里

一個和尚真真奇恠如何要死還說要等  
施主常興聽了也同着衆人去看見那和  
尚瞑目而坐却也奇恠至常興到了他眸  
眼一看說來得好我去了就死了常興看  
着可憐就拿幾兩銀子替他買木頭殯葬  
了從寺回來到店又住了一日纔回到家到

了家鄭氏接着叙了一會燒香的話又說  
起和尚的事鄭氏合掌念道阿彌陀佛此  
事做的好這鄭氏原是常興續娶的纔四  
十多歲所以過了半月似乎有胎常興知  
道甚是喜歡日日叫他保養莫要沖動胎  
氣又吩咐了頭們不許有事大驚小恠的

驚動了奶奶不覺到了十個月一日鄭氏  
腹內覺疼常興叫家人去請了穩婆守到  
半夜生下來了常興一聽小孩子哭就問  
是男是女了頭說恭喜大爺是個哥兒常  
興歡喜非常到了三朝請了前前後後許  
多的客是不必說了只是這孩子却奇的  
狠自生下來哭了一陣之後不時的就笑  
常興說這是何故因他大爺無子以先生  
了兩個都亡了這個又是求來的真真就  
像掌上珍珠一般不把他當個男呂子把  
他當個女孩又因他肯笑就起個名子叫  
媽娘這媽娘生來淘氣自小便不喜歡老

媽子抱他若是年幼的抱他他有說有笑  
老媽子抱他他雖是肯笑一見老媽子就  
是哭到四五歲更不必說了見了女人年  
紀大的就像警人似的見了小女孩子同  
他頑他就歡歡喜喜他吃的不吃給那女  
孩子吃頑的不頑給那女孩子頑常與也

就隨着兒子給他買了兩個了頭一個與  
他同歲起名叫孃姐長的長長的臉兩道  
細細的眉一個小嘴就像點了胭脂一般  
瘦瘦的身子繫着兩個了角露着青青的  
頭皮一個大他一歲起名叫娟姐長的團  
圓的臉也是細細的眉兩個眼秋波兒似

的也紮着了角身子也是瘦瘦的常興買  
來又給他換了一身紬緞衣服叫他天天  
去伴着媽媽那知媽媽一見面就親熱的  
了不得就是旁人惹惱了他他兩個一丟  
說就笑起來了鄭氏想着只這兩個了頭  
伴着他太寂寞些又買兩個小的俱小媽

娘幾歲一個叫關關一個叫窈窈俱是如  
畫的小美女媽媽見了是不必說的更是  
親熱的了到了八歲媽媽越大越淘氣常  
興就請位先生叫他上學日日還是他四  
個陪着他去讀書他却又奇怪凡書一日  
了然只是他四個好一個不在跟前他就



風月鑑第二回

幻夢

刁宴

話說媽娘要到園裏讀書常興就叫人去收拾了擇了日了叫媽娘搬進花園又想  
着園子大了他們小孩子住着害怕就叫  
此女家人靠近住着又叫了幾個二十多

風月鑑

卷二

一

歲的了頭去作伴媽娘日日在園內一處  
一處的遊玩連書篇兒也不摸一日頑乏  
了睡了午覺就作了一夢夢見到一仙山  
其中樓閣玲瓏如珠玉修成的一般信步  
走去忽見一門就大着胆走進去見是三  
間花閣垂着湘妃竹的簾子猛聽得一陣

吠聲如鶯聲嬌轉不覺腳根下走了三魂  
七魄站在那里就呆了忽有一個人從背  
後輕輕拍他一下說看甚麼好大胆媽娘  
聽了這一句話就像小鶯兒叫了一聲想  
道纔在屋裏如何又到這里來了連忙轉  
過身來作了一揖纔抬頭去看那人帶嗔

風月鑑

卷二

二

呼道低下頭去媽娘就不敢仰視只順着  
眼看見穿着銀杏衫子罩着墨色撒花背  
心穿着百摺百蝶裙子一對蓮鈎只露出  
一個尖兒媽娘也不敢出聲只彎着腰站  
着站了一時那人說還不快去媽娘漫漫  
出了門纔敢回頭來看却不見那人了只

聽簾內說好好談談媽娘也不敢再聽又  
往前走又見一帶花障他就從垂花門進  
去見一美人在廊下背着臉向內坐着在  
那里讀詩其聲微微莫辨他就偷偷走到  
背後一看却不是讀詩是在那里拈着筆  
寫甚麼媽娘順着他寫的看着去是

風月鑑

卷二

三

天上人間可憐誰是有緣誰是無緣到  
頭來都是一般忝了個沒要緊的禪纜  
哄人枉然作一對鴛鴦睡誰知我也是  
空纏綿

媽娘看畢不覺一聲歎道可憐可憐斯言  
誠不謬也那人回頭一看媽娘纔自想道

不好我如何竟走近他身子跟前了只得  
連忙作揖那人却不怪他只說你去罷此  
地非久停之所媽娘又作了一個揖就出  
來了走着又回頭偷偷一看見那花容月  
貌世間罕有又不敢常看只得一直出去  
却一路走一路想不曾防着就一頭碰在

一個粉牆上撞在地下坐着只聽後邊有  
一兩個人啾啾的咲媽娘起來那一兩個  
美人也走到跟前了媽娘就拱手而立說  
得罪得罪有勞尊候那美人說這個人必  
是呆子自己頭不疼還給我們周旋又一  
個美人說莫是個瘋子我們走罷看他打

着媽娘也不敢出聲只是呆呆望着那人  
說說笑笑去了媽娘纔想起来是他們罵  
我只得又走忽見又一大門他又進去順  
着脚走到一處小花園看着兩個美人在  
那里打鞦韆媽娘就走到那玲瓏石旁站  
着說小心些吊下來就了不得了那打鞦

韆的只顧忽上忽下却未看見旁邊站着  
有人聽他說話纔看見說你是何人怎麼  
來到這里媽娘說我是媽娘那人笑了一  
笑說我又知道你是個甚麼媽娘但是你  
是個男人如何叫女人名字媽娘方欲回  
話那鞦韆架上的人也下來了說姐姐莫

跟他說這必是個小賊子將他鎖起來媽  
娘說好好就是這樣頑法那一個說這是  
個傻子趕出去就是了媽娘只當與他說  
頑話還是笑那人說你再不出去就打  
了媽娘只得笑着出來了不妨地下青苔甚  
滑一下跌倒猛然驚醒却是一夢他却不

風月鑑

卷二

六

把這當個夢一心要去訪這些美人他又  
不敢直向常興說日日在園中納悶雖有  
他四個陪着揔不能解他的悶一日他四  
個商議說媽娘天天似乎心裏有事俺們  
今日大家備個菜請他吃酒等他醉後問  
問他他四個商議定了第二日就向媽娘

說俺四個有個薄酌請大爺吃一盃不知  
可賞小的們的臉媽媽說你們成天家想  
着法鬧又請甚麼客又是甚麼小的大的  
的我是個豬八戒淨壇使者豈有不好吃  
的好菜好酒快些拿來等我狼餐虎咽閑  
閑說只怕不是狼虎是個小雛燕子孀姐

風月鑑

卷二

七

說也不是個雛燕是個小學生假姑娘娟  
姐說我前日跟奶奶往王表爺家聽戲唱  
的是請宴只怕大相公就是那請宴上的  
秀才們聞道請似得了將軍令先是五臟  
神願隨鞭鐙窈窕說大相公明日去中個  
學就是秀才了媽媽說真真你們是世女

孩子不知外面的事如何進學說是中學  
若中舉中進士豈不也要說進舉進進士  
嗎大家說着笑起來把窈窈到羞的滿臉  
通紅媽媽看着甚不過意就照自己嘴上  
打了一巴掌說你可混說了孀姐說我說  
個情饒他這一次下次重重的打罷媽媽

說不是孀姐說情真個不饒闖闖就上去  
替媽媽揉揉嘴說你看都打紅了娟姐說  
莫開了擺棹子罷說着將棹子擺開上面  
設了一張大椅媽媽說怎麼只用一張孀  
姐說我們這奴才如何敢坐媽媽陡然變  
了色說我幾時有這此混賬的意思如何

說小的又說奴才豈不是折罪我嗎我一  
定少活十年媪姐說莫急這是我們的話  
與你不相于你要氣我給你陪個禮說着  
就拜了一拜媪娘嘆着說不敢不敢我受  
你一拜更要少活二十年關閑說你看媽  
媽們送菜來了坐下罷等我去接進來若  
是等他們送上來你又嫌醜臟了媪娘說  
豈無個陪客豈無個主人依我說我就領  
擾不依我說我就要辭謝了他四個說依  
了就是媪娘說我今日是你們請的客就  
大胆偕了陪我的次坐是媪姐三坐是媪  
姐主坐就是關關窈窈姐這是序齒最公

道的他四個都無的說就依次坐下了關  
閑說我來回上茶窈窈說我來把盞大家  
坐着說了一會飲了一會媿如想醉媽娘  
叫他好說實話就使個眼色給窈窈窈窈  
說我小些我要敬一盃拿了一個瑪瑙六  
方杯子滿斟了一盃送到媽娘面前媽娘

風月鑑

卷二

十

說多謝這是必領的就三口兩口吃完了  
說小弟不敢有慢尊命飲畢了關關說再  
小些就是我了我也奉敬一盃不知尊意  
如何媽娘笑着說願領願領關關就拿了  
一個翡翠圓盃滿斟了送上去媽娘也三  
口兩口吃完了說覆命吃完了媿如媿如

也想敬他又怕太吃醉了媼姐說我幾五  
歲來你家的又指着媼姐說他是六歲來  
的又指着闕闕窈窈說他兩個也是五六  
歲上來的來到都跟你在一塊我們今日  
飲酒各人有各人的心思都說說就先從  
相公說起媼娘搖木出聲媼姐們撻是要  
他說不知說了未說且聽下回分解

相公說起媼娘搖木出聲媼姐們撻是要  
他說不知說了未說且聽下回分解  
媼姐們撻是要  
他說不知說了未說且聽下回分解  
媼姐們撻是要  
他說不知說了未說且聽下回分解  
媼姐們撻是要  
他說不知說了未說且聽下回分解  
媼姐們撻是要  
他說不知說了未說且聽下回分解

風月鑑第三回

戲墨

誤宴

話說媽媽只是不說窈窕就想個法兒哄他向媽媽說前日你睡着了好說夢話我都聽着了甚麼這一個那一個的媽媽只當是真的就站起來說你還說他怎麼真

風月鑑

卷三

一

叫人到如今放不下姐姐說這我們不知道你何不說出來我們大家替你想還是怎麼好媽媽想了一想又咲了一咲說我向你們說罷正在要說一個了頭進來說奶奶來了媽媽連忙出來接着鄭氏進來說媽媽你天天可有念念書媽媽聽了

不敢說沒有只是咲媼姐代荅說白日相  
公一天總寫一千字燈下書也念四五本  
關關說俺四個都是陪着相公天天到三  
更纔睡鄭氏說像這樣纔好你父說不久  
要叫你去過府考明日先去府裏候着又  
向媼姐說你大妣好好把相公的衣服被

褥收拾收拾明日好去又向媼姐問窮  
窮說你們也幫着些四個一齊荅應着是  
鄭氏說我去了你們收拾罷媼娘又送到  
院裏纔回來媼娘說你們怎麼不替我快  
快收拾還站着媼姐說方纔你的話還未  
說完媼娘說這時候我也顧不得說了等

考完了來家再說罷又叫娟嬪二人去收  
拾行李又叫關關拿書來又叫窈窈磨墨  
關關窈窈忙着去拿書的拿書磨墨的磨  
墨關關把古文四書五經時文律賦律詩  
搬了一堆堆在媽娘面前媽娘看了一看  
也未打開笑了一咲說這從那里念的起  
不念罷窈窈又把墨也磨了一硯池媽娘  
走去看着他磨墨窈窈只顧磨未見媽娘  
走來媽娘就伸手把墨抹了一指頭抹了  
窈窈一臉窈窈把墨放下叫着說你這個  
相公罷了罷了我替你磨墨你不酬我的  
勞還抹我一臉墨媽娘笑的氣喘不過來

說你這個人不識好你們天天擦些甚麼  
石灰抹的像死人一樣我替你個新樣  
的粧扮還不好看些嗎窈窈瞅着媽娘說  
好看好看多謝多謝媽娘說把硯瓦也收  
起來罷窈窈說不是要寫字嗎媽娘說離  
考的日子還早忙些甚麼窈窈說這不瞎

忙了半天嗎說着就將墨放下不磨了媽  
娘又叫闕闕把書也收起來罷闕闕說不  
念了嗎媽娘說念完了闕闕說你連他的  
面也不曾見就說念完了我看你明日進  
場將甚麼子寫在卷子上媽娘聽着他說  
看着指頭上的墨還未抹完就趁闕闕不

防又抹了他一臉說我且把你這頭一篇批點批點關閑又是氣又是咲說明日你進場做不上來學院打你一百界尺也罷了正在鬧着娟嬾兩個從裏間屋出來看着一個一個的滿臉黑墨笑的彎了腰說今日唱李逵打店怎磨又有兩個李逵他

兩個正在笑媽娘又偷偷的去把墨抹了兩手走到娟姐背後向臉上一抹咲着說也叫你唱個胡敬德娟姐纔要回頭嬾姐站在娟姐跟前看着大咲不妨娟姐向旁一轉一下歪在嬾姐身上都倒在地下媽娘咲着說好好我也替你盡盡眉說着把

媼姐眼上着手指頭畫了兩個圈說這是個奇粧人家的眉毛是長的你這是圓的他兩個起來就要膈肢他媽娘一溜煙跑了他四個叫了了頭們甬了水來洗了臉洗完了你給我看我給你看看墨可有了闕闕說我們真是糊塗何不把大鏡子拿

出來大家照照就是了正要去拿鏡子媽娘走進來站在當中作了一個揖說有罪有罪唐突西子該領巴掌八個娟姐說我們一個人打一巴掌罷媽娘說不好若是只打一巴掌諸位的那隻手豈不又恠我偏心嗎媼姐說好好坐着罷養養神明日

好上府媽娘說正為明日遠別今日不可  
不細細談談闕闕說老天老天怎麼了這  
離府裏好有二千步就說遠別後來你做  
了官要是四川廣西遠說個甚麼別呖這  
個遠字我要是個試官就打一百個杠子

媽娘就向闕闕作個揖說門生領教孀姐

風月鑑

卷三

七

說真闕了屋裏黑了還未點燈叫他們點  
燈罷遂叫了丫頭來把裏間屋裏的燈點  
上又把外間燈點上媽娘說這黑越越的  
像地牢一樣姐說快點燻來媽娘笑了  
一笑說我明日就到府裏去了你們今日  
午上請我就還席這個帖是即夕恭候

台光燼姐說老實些罷又還甚麼席呢媽  
娘不肯就叫了頭們把正中掛的四個玻  
璃燈點上又叫了頭們去預備二十六個  
小菓碟子十六個小吃碟子外只要四個  
大碗就夠了正在忙着擺棹子椅子一個  
了頭進來說爺請相公到上房去說話媽

娘說真真天不隨人願了就沒精打彩的  
跟着來的了頭去了到了上房常與叫媽  
娘坐下說俺這裏離貢院雖不甚遠然臨  
場捻覺忙亂我叫人向秦淮後街賃了一  
個寓處我明日同你去也不知你這幾年  
可有個學問沒有今年又頑了大半年在

園裏不知可有念一句書寫一個字沒有  
媽娘也不敢出聲鄭氏說我聽他們說他  
到天念天天寫不知真假常興說只怕  
都是打聽的淘氣他們替他粧臉哄你天  
天念書寫字罷鄭氏說這明日去考就知  
道他念不念寫不寫了媽娘心裏詭詭筆着  
回園請客又不敢就走聽了鄭氏的話趁  
勢說我回園念書去罷常興說這時候用  
功也遲了我買的好鱖魚叫他們已經蒸  
了就在這裏吃飯罷媽娘不敢說回去只  
得答應着常興又向他說了一回場裏的  
規矩又叫他明日進場不用忙着出來好

好做文章道府考完了就院考了我同你  
也不回來就在寓處住着說了一會到三  
更天了頭纔回說魚好了常興說拿酒來  
了頭們擺了棹椅送上魚來並別的幾樣  
菜常興同鄭氏坐了叫媽娘也坐下吃了  
一會媽娘那有心吃說我今早念了一篇  
風月鑑卷三  
生文章未背過來我回去再念念常興說  
不念罷明日再念一時飯吃畢了又叙了  
一會話到交四更鄭氏說天不早了去睡  
罷媽娘聽說就忙忙的回園來了不知請  
客沒請且聽下回分解

四更天去睡  
我對文章盡做去家  
上出讀書  
一會極三

臥月鑑第四回

絳  
艷

尋  
芳

話說媽媽到了園裏進了屋見外間的掛  
燈俱未點問說怎麼掛燈不點又問菜脩  
齊沒有娟姐說天已四更多了我們都要  
睡了相公的盛饌我們心領罷媽媽說如

風月鑑

卷四

一

何使得嬖姐閑閑窈窈俱說夜深了要睡  
了媽媽不肯娟嬖兩個將媽媽推着往裏  
間去說睡罷誰再混鬧哥他跪一夜媽媽  
沒法只得進了裏間娟姐嬖姐將門門上  
閑閑說還有窈姐沒進來且相公也未啗  
茶我出去將茶壺拿進來剛要出來窈窈

來了關關說來的好你就隨手將茶壺帶  
來窈窈將茶壺拿進來關關纔門上了門  
大家都睡了到了第二日一早媽娘還在  
睡着關關窈窈也在睡着娟嬾兩個在床  
上纔披衣坐起就聽有了頭來說還沒起  
來嗎爺叫你們收拾行李娟姐連忙穿好

了衣服開了門嬾姐也穿了衣服下了床  
叫醒了關關窈窈媽娘也醒了看着他們  
說天還未明你們都起來做甚麼娟姐說  
太陽三竿了爺着人來叫你哩媽娘聽說  
連忙起來娟姐就叫了頭們盥了洗臉水  
媽娘洗了臉就跟着來的了頭到上房去

了見了常與鄭氏說了一會話又吃了點心  
媽娘想着我這就去了還未去辭辭他  
四個又不敢直說心裏想了一個法說我  
的書與筆硯還未收好他們也未必知道  
還得我自己去看看常與說你去看看收  
好吃了飯就走了媽娘答應着出來三步

兩步連忙跑到園裏一進門就高聲說道  
我回來了我可也回來了娟孃閃窹接着  
說怎麼又來了我們纔想一時去送你媽  
娘聽了一隻手拉着娟姐一隻手扯着孃  
姐就大哭起來娟孃替他拭眼淚閃閃勸  
說這何必這個樣媽孃聽了這一句話大

從的勸起來過了一時纔說我去也罷我想你們我心裏也罷了你們想我費了你們的心我實在過不去說着又哭娟儘同閑閑只是勸也不覺淌起眼淚來勸了一會纔住下又聽着裏間屋有個人也在那裏嗚嗚的哭娟姐說這是誰個閑閑說必

風月鑑

卷四

四

是窈窈我看着他方纔紅着眼圈兒跑進屋裏去了媽娘連忙也進屋裏來向窈窈說莫哭罷一句未說完又哭起來了娟姐同閑閑又纔勸住又勸住了窈窈大家無言對坐坐了一時還是娟姐大些想着這不是個常法就向媽娘說我想着這時候

上頭的飯也好了相公上去罷媽娘又拉  
拉娟姐的手又扯扯媼姐的手又看着閑  
閑窈窕想說話嗓子却硬了只落點點頭  
恰好了頭來請他就漫漫的去了見了常  
興常興說你哭甚麼媽娘說沒有哭是方  
纔迷了眼揉出淚來的常興也不再問一

時同他吃了飯叫家人押着十幾付挑子  
先去了隨後常興同媽娘坐轎去了媼  
媼來送自不必說了到了寓處常興叫  
家人安放好了行李又叫家人替相公擺  
上書棹又叫家人打聽幾時考期家人去  
了一時回來說考期是第四日常興說你

們去替相公脩場務買卷子早早的辦齊  
家人答應着去了日日常興叫媽娘讀文  
寫字是不必說了到了場期常興送他進  
了場到放頭場他就出來了常興問說文  
章可好媽娘說取是必取的又過了一日  
放了榜常興叫家人去看一時回來說取

了第五又覆試了幾場俱在十名之內放  
了正案又是第五常興一面着人去家裏  
送信一面叫人送媽娘進衙門謁見老公  
祖媽娘回來常興就叫他在寓處看書候  
着院試一日常興有一親戚家請他吃午  
飯常興去了媽娘寫了一會字想到前面

是秦淮河我何不去看看就不給家人知道偷偷的去了走到秦淮河沿一眼望去兩岸俱是硃紅小欄杆圍着欄內或是月窓或是六角小門俱掛着湘妃竹的簾子河裏的小船亦不一樣或是小卍字欄杆或是十三女兒欄杆又掛着各色玻璃燈

毳媽娘想着我何不叫隻小船上坐着逛逛正好來了一隻小船媽娘叫了近沿上了船一路逛去秦淮河裏的船原沒有男人撐船的這隻船也是兩個二十內外的美人撐着媽娘上了船船上的美人問道往那里去媽娘說隨你撐逛完纔回來

這兩個美人開了船一路漫漫的撐去媽娘在船中左一看右一看真是在山陰道上目不及賞應接不暇也分不出來那一處第一只眼裏省的俱是如花如玉耳躲裏聽的俱是玉笛瑤琴不知不覺船到了夫子廟這兩岸的街道都完了又回來漫

漫的撐着媽娘看着左邊一個大大的月窓題着天然二字媽娘叫着靠着這邊住了船又聽着丁東丁東的響媽娘原會彈琴隨站在船頭聽去彈的是虞美人又聽他的官弦忽然聲高又聽着宮忽轉商悠悠揚揚真是如泣如訴媽娘不覺也吊下幾

點眼淚又怕撐船的看着連忙拭去心裏  
想道這個人到是鍾於情者不可不見見  
又想這隔着如此高怎麼上去就問了船  
家撐船的說相公要是上去就叫人放梯  
子下來媽娘說就煩你叫一聲撐船的叫  
應了上頭放了梯子下來撐船的說相公

上去可以就從前門去了前門就是秦淮  
後街媽娘說我還未帶銀子來給你船錢  
我送你個東西罷說着將手上玉鐲取下  
賞了撐船的就上梯子去了上來就是月  
窓跟前隔着簾子一望望着那裏邊一個  
人還在彈琴映着簾子真像烟籠芍藥一

般這裏放梯子的人將梯子收上去就要  
進去向那人說好出來迎接媽娘搖手  
就站在窗外聽他一曲彈完了那人也看  
着窗外有人就出來迎進去媽娘進去一  
看那個美人尚在綠髮初長不覺大驚想  
道如此妙齡如此妙技可敬可敬可羨可

羨我在他旁邊站一時也不枉虛生一世  
媽娘看着想着就呆了那美人說相公請  
坐媽娘說這般仙府豈可容我濁物站在  
這里還恐有玷清香如何敢坐美人說相  
公真是君子也母乃太謙乎就讓着坐下  
媽娘問說請問妙字美人答說不敢賤名

宜人媽娘說妙哉妙哉真無不宜也遂請  
問妙齡美人答說十二媽娘大驚說奇哉  
奇哉與我同庚矣又說請問此處即是宜  
卿一人乎宜人說妾乃吾母之少女也不  
曾學倚門賣咲此為吾之卧室不意相公  
簫史下頰妾非弄玉何敢勞尊媽娘說宜  
卿所言吾此時一生魂魄俱付之卿身矣  
吾亦無言可答但有一句不敢說的話不  
知尊前容納否宜人把臉一紅說何妨媽  
娘起來走到宜人身邊低聲說道可嫌我  
否宜人把臉一紅斜着眼看了一眼又笑  
了一笑媽娘深深作了一揖就靠着宜人

坐下又低聲說此事吾當善謀之卿可能  
徐待之宜人把臉又一紅把心一指說此  
處雖妾之靜室然亦非相公久居之所但  
不知相公何處人來此地何事媽媽說我  
家在兩花臺西邊住我是來赴考的我父  
親也在這裏宜人說你快些回去看你父  
親你若要再來却也不妨媽媽聽他說  
父親我的話就不敢再坐站起来又依戀  
了一會宜人扯着手送他從一小夾道到  
大門去了媽媽到了寓處正好他父尚未  
回來家人們問他那里去了叫俺們好找  
媽媽支吾了一會就躺在床上細細的想

着宜人長的那個模樣母也忘不了不知  
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風月鑑第四回終

風月鑑第四回終

風月鑑

卷四

七

天一吉星探

天一吉星探

齊宜人昇階... 不味

齊宜人昇階... 不味

齊宜人昇階... 不味

齊宜人昇階... 不味

齊宜人昇階... 不味

